

“城”长的烦恼

当代文化研究网 编

- 什么害了我们的生活？
- 城市空间谁当家？
- 生活必须加速度吗？
- 城市怎么才自然？
- 城市越大越好吗？
- “上海”在哪里？
- 城市文化从哪里来？
- 城市文化到哪里去？
- 城市为什么不能丧失记忆？
- 城市是“我们”的吗？
- 城市对所有人开放吗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“城”长的烦恼 / 当代文化研究网编. — 上海：上
海书店出版社，2010.6
(热风·当代观察 / 王晓明主编)
ISBN 978-7-5458-0236-8

I. ①城… II. ①当… III. ①城市学 IV. ①
C912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85509 号

责任编辑 张玉贞
装帧设计 张志全
技术编辑 丁 多

“城”长的烦恼
当代文化研究网 编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开本 889 × 1194mm 1/32 印长 8.125 字数 150,000
2010 年 6 月第一版 201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ISBN 978-7-5458-0236-8/C · 2
定价：18.00 元



编者的话

在中国，上海是人口最多的城市，也是最符合一般人想象的“大都市”。尽管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“Better City, Better Life”早已妇孺皆知，但人们对城市的疑虑和担忧，仍在不断增长。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年来，城市生活中的安全、健康、满足和幸福，正与我们渐行渐远，也因为当城市一门心思要成为高楼大厦的大本营、交通堵塞和噪音污染的同义词、盲目扩张的庞然大物、各种权力的盘踞之所、资本和人力恣意流动的集散地、人世间奢侈享乐和罪恶痛苦的最终源头的时候，人们失去了对它的信心和想象力。人和城市的关系，正在经历一场危机。

与此同时，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，由这样一种城市想象所主导的“城市化”进程却在愈演愈烈。几乎所有困扰社会的重大问题：土地、房价、经济增长模式、“中产阶级”、社会民主、腐败、“部门垄断”……总是在“城市化”的过程中会合。一个尖锐的问题也由此出现：当城市生活的矛盾不断涌现，“赢家通吃”式的“发展”模式逐渐将社会推入危机的时候，“城市化”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？

因此，对上海乃至中国而言，以“城市”为主题的世博会，带来的不仅是高科技的演示和八方来客，更应该为人们重新思考“城市”、想象城市生活提供重要的契机。毕竟，现实经验告诉我们，“城市”并不等于“美好”，相反，它很可能对美好生活的严峻挑战。我们的城市，有问题。

在今天的城市中，谁买去了我们的生活？谁是城市空间的真正主宰？城市生活的速度，果真越快越好吗？城市生活中的自然环境如何生成，又当如何保护？城市的规模越大，我们的生活就越现代越幸福吗？一座体积庞大的城市和周边区域乃至其他城市之间，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方才合理？当前的城市文化，由哪些渠道和力量塑造而成？这样的文化好吗？什么才是真正better的城市文化？一座有记忆的城市，意味着什么？城市为什么不能丧失它的记忆？我们居住在这里，可我们拥有这座城市吗？这座“我们”的城市，是否对所有人开放吗？

对今天中国的城市生活来说，这些问题看似古怪，却值得大声提出和仔细回味。想要在城市里真正享有“美好”，想让中国的城市在这危机与挑战的时代走出一条生路，首先需要开启的，恐怕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全社会的讨论。

为此，2010年3月8日至4月1日，“当代文化研究网”(www.cul-studies.com)策划开展了“我们的Better City”大型网络讨论。这二十多天的讨论，得到了基层工作者、媒体从业人员、都市白领、专栏作家、大学师生和不少普通市民的积极支持和热心参与。这本小书编辑收录的，便是这一次网络讨论的精华文章和网友们的纷纷议论。

显然，对当前的城市问题来说，这短短二十多天的议论和思考只是一个开始。希望这样的开始，可以牵动起你的神经，召唤出那些熟视无睹的城市经验；可以勾勒出思考“城市”的基本线索，获得检验当下城市化进程的依据；更可以让我们携手提出衡量和评价“better city”的新标准，为今后的城市生活，找到更美好也更值得追求的新方向。

本书由李晨、冷嘉和罗小茗共同编选。

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网络讨论的内容，请登录当代文化研究网“热风论坛”（<http://www.cul-studies.com/bbs/list.asp?boardid=5>）。同样，我们也期待着，在此读到您对这本小书和城市问题的“举手发言”。

2010年4月于上海

目 录

谁买去了我们的生活?	001
王晓明: 城市只是一处“名利场”么?	003
Guinness: 资本剥夺了什么?	008
陈占彪: 死老虎、胖熊猫、社区文化活动中心	010
toybook: 东湖和“无穷大”	017
◆ 举手发言	020
城市空间谁当家?	025
闵冬潮: 城市的天空与地面	027
Jerryhoop: 一个“土著”的空间感: 现实与虚拟	030
朱鸿召: 住近地铁莲花路站	032
炖锅: “非法”的活力	035
跑啊跑: 远方的客人留下来	037
王晓明: 越南都市街头的“獾”	038
葡萄: 人人都有钥匙的公告栏	042
Christopher Connery: 创造社会空间	044
◆ 举手发言	047
生活必须加速度吗?	055
闵冬潮: “快城”与“慢城”	057

葡萄：城市的节奏	060
宣晓凤：在效率的挤压下	062
庞敏：古城悠缓	064
张永峰：从容和余裕	067
山山：“快”乐至死	068
◆ 举手发言	071
城市怎么才自然？	075
沈善增：我想不通，这样明摆着的问题怎么没人提？	077
梧桐树：漫谈“低碳”	079
资深青年：小民慢举手	082
罗小茗：城市里的“自然”	084
green：待价而沽的景观	089
布衣一剑：建设能感觉的城市	091
汤釜：“自然”是一个让人寄托理想的词	092
◆ 举手发言	093
城市越大越好吗？	097
蔡斌：做为超级城市的上海	099
香蒲：城市延伸线下的样板生活	101
胳膊肘：12年间的城中迁徙	104
榆下途说：城市的中心和外围	107
视点：都市中的陌生人	109
◇ 举手发言	111

“上海”在哪里?	119
许某某: 上海的位置	121
江户儿: 在上海“那边”	124
冷空气: 君住长江头, 我住长江尾	125
红旗下: Better city 不是孤立的	127
扫叶煮茶: 吸血的城市终将死灭	129
◆ 举手发言	134

城市文化从哪里来?	139
李晨: “校”与“城”之间: 教育自主在哪里	141
安君: 书中窥城	144
我城: 电视新闻与城市精神	147
小飞象: 互联网: 困境突围	150
◆ 举手发言	154

城市文化到哪里去?	157
沈善增: 以发展的观点看上海话	159
朱鸿召: 做个“有文化”的朋友	162
唐老鸭: 小事情 大梦想	165
liyang: 门卫大叔	166
孙晓忠: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	168
◆ 举手发言	171

城市为什么不能丧失记忆?	179
JSQD: 纽约 VS. 上海	181

心每思之：让记忆讲述另外一种城市生活 183
toybook：我记得，想当年 189
小冰等：无处安放的记忆与认同 192
炖锅：守住城市的记忆 196
◆ 举手发言 198

城市是“我们”的吗？ 201
资深青年：乡关何处 203
green：失去安稳感的城市 204
邢洁：城市与“爱情” 206
salomes-nox：看牙记 211
落月先生：上海何曾是我们的？ 214
小跑等：怎样把城市变成“我们的”？ 217
毛尖：吾土吾民：世博问卷 219
◆ 举手发言 222

城市对所有人开放吗？ 227
张永峰：城里人的优越感从哪来？ 229
minal：“老年”·“妇女”成了“包袱” 231
资深青年：当我们失去了有尊严的生活 234
大可等：从“故乡”到“异乡” 236
竹叶青：“乡愁”的弹性 240
王玥：上海，寻找自己的风格 243
◆ 举手发言 246

谁买去了我们的生活?

001



002

王晓明：城市只是一处“名利场”么？

全球最大规模的城市化，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四处蔓延。十多年前，我居住的大学住宅区，晚上还有轻轻的虫鸣声，而现在，周围车水马龙，乌烟瘴气，办公楼、地铁站、购物中心、五星级宾馆……俨然一处闹市区。

我很疑惑：如果真像那些鼓吹者说的，以后中国人大都要住在城市里，那么，这车水马龙、高楼大厦，就是城市了？还有没有好一点的城市生活呢？

先说我住的这个小区吧。它造得相当憋气：房子之间的距离很近，道路大多细细一条，每个单元门里的楼梯都相当窄，房间的净高也很低。我当然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房产商的第一信条，就是每一寸面积都要尽可能卖得贵，虽然小区的公共面积也分摊到各户，毕竟不如缩小公共面积、多造几套公寓赚得多。正是这个信条，让那些卖得贵的空间蛮横霸道、四仰八叉，不能卖钱——其实也能卖，不过卖得便宜些——的空间则畏畏缩缩，被挤在边上。

房子造好了，住户搬进来了，房产商也撤了，可他们的第一信条，却继续统治这个小区。没几年，原本狭窄的道路，就

分出一半，一格一格地划了黄线，写明车牌号，成了停车场——这是要收月费的。紧接着，路边本就不宽的草地，又被切出一长溜，铺上水泥格子砖，方便汽车跨停——当然，也是要收费的。再后来，干脆不铺格子砖了，头戴大盖帽的门卫，指挥汽车直接开上草地，刹车，付钱。

十多年来，小区的公共面积就这样持续地缩减。这缩减换来的钱，却不知道去了何方。大盖帽门卫的眼神，越来越专一：指地方停车，抄录车牌，收钱，怒喝：“停下来停下来！依还没付停车费！”从这吆喝声里，你能清楚地听出这样的意思：只有能提成的钱，才积极收，只有能赚钱的事，才积极做。

这小区的门口，曾经挂过一块区政府颁发的“绿化小区”的铜牌。可现在，小区的许多绿化地，横七竖八覆盖着粗大的轮胎泥印，恰似那铜牌上的锈迹。更糟的是，小区里越来越不适合步行了，特别是早晨、傍晚和晚上，汽车屡屡在只剩半边的道路上堵塞，行人只能不断地避让，比走在淮海路上还麻烦——淮海路还有人行道呢！

从这个小区，正可以看出城市生活的一个大问题，那就是，城市生活的经济的部分，和其他非经济的部分，该有怎样的比例才合适？城市的土地，是否仅仅只是一种资本，卖得越贵越好？城市的空间，是否都可以拿出去卖钱？如果不是，那不能或不应该卖钱的部分，应该是哪些？它们和那卖钱的部分，比例又该如何？再说得宽一点，城市居民“上班”之外的生活内容，是否主要就是“消费”？那些不能归入“消费”的部分，又该如何展开？当规划城市的时候，如何满足

居民的非经济要求？现代都市的真正的优越性，究竟在哪儿？无数在城市长大的人，舍不得离开，无数乡村的年轻人，要搬进都市：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除了让人有较多的机会去赚钱和升官——在今天，升官的很大一部分好处，也还是赚钱罢，城市还向人提供了什么？还应该向人提供什么？英国作家萨克雷有一部小说，书名译作《名利场》(*Vanity Fair*)，我们的城市，难道就只是一处“名利场”么？

今日上海，像我住的小区这样的情形，是很普遍的。房产商第一信条的统治，也绝不仅限于住宅区。一讲起上海的城市规划，就只有那几个“中心”，而无论其中哪一个，都是指向“经济”；苏州河水刚停止发臭、有点儿返清了，棺材板似的住宅高楼，就在两岸密集地排开，一幢比一幢更贴近河岸；中央三令五申，要抑制房价，“地王”却依然不断刷新，令人瞠目；过年了，报纸上头版头条：“大批市民”在购物中心汗流浃背、“血拼到黎明”！节日一过，纳税人供养的国营垄断企业就开始涨价了：“现在是市场经济，企业不能亏本……”凡此种种，说实话，都令我想起我住的那个小区的空间变化，和那些门卫的专一的眼神。

当然，上海这么大一座城市，不可能完全成为房产商第一信条的禁脔。即便一时如此，局面也不可能长久。也许是因为生在这地方不免有偏爱吧，我是相信上海有力量，能让自己更像个人样的。城市是人住的，如果人不甘心只当经济动物，城市就不可能长久地自贬为名利场。

可是，一座并非名利场的城市，该是怎样的呢？还是先说说我住的小区。

首先是清算，过去公共面积缩减换来的钱，怎么用的，还剩多少，都要一项一项公布清楚。用错了的，一定要纠正；有谁挪用了，一定要惩处。小区的公共面积，并非无主之地，其中很大一部分，更早由业主分别买了下来，岂能任由物业管理者重新割划、出租收费？这物业管理者，可是居民们白纸黑字、共同聘用的“公仆”啊！岂能颠倒过来，真如一部电影的名字那样：“恶仆当家”？！

也许管理者叫屈：“我们哪里‘任意’了？这截割草地等等，都是业委会批准的啊！”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说明业委会不称职，应该全小区公选，将真正有眼光、负责任的居民选出来当代表。

也许管理者嗤笑：“公仆？笑话！不看看现实，白纸黑字？还当真了！”这是欺蒙和威吓。道理很简单：如果白纸黑字都是虚文，那小区也就成了丛林，可人是没法、也不可能完全退回到野蛮的，绿化地确实被毁了不少，但余下的草地和树木还在，它们也是现实，而且是更大、更有潜力的现实。我之所以要求清算，并不仅是为了那些已经消失的绿地，更是为了这些虽日渐杂乱、却依然应时生长、继续向居民提供绿意和生机的草木。

当然，清算的主要根据是私有产权，而人的居住的要求，却主要并不在这里。一座适合人居的住宅小区，应该是空气清新、噪声远隔，有一种安闲清静的气息的；应该有宽敞的空地，孩子们在其中自在地玩耍，而父母不会惊恐地大叫：“当心车子！”也该有宽敞的步道，大家惬意地散步，遇见相熟的邻居，就从容停步攀谈，不会被身后的汽车喇叭声吓得

跳起来；低层的门窗外，无需安装粗笨的防盗栏；高层的窗子里，不会弹出烟灰；站在阳台上，应该是满目翠绿，金秋十月，四近一片桂花香；邻人们之间，多有善意，流浪的猫狗，放心地卧在路中央，睡眼迷蒙……这样的“应该”，还可以列出许多，其中每一项，都体现人的权利和义务，也至少都不比产权轻。

因此，被毁坏的绿地应该恢复：“赚钱”不能成为小区生活的第一内容，“收费”更不能成为小区管理的第一指标。公共设施应该扩展：图书室、健身器、垃圾分类箱……公共生活更应该发展：居民大会、集体投票、橱窗公示、意见征询……只有当这些都不再是徒具形式的时候，只有当房子最小、最乏权财的居民，也确信他的意见能被大家听到、认真对待的时候，小区里才会有普遍的信任和善意，大家也才会真正将这里看成自己的家。

再强调一句：这些都不只是理想，其中不少同时也是现实。我住的小区里，至少今年的十月，就还会有桂花香；每天早上，那棵大松树底下，也都会摆出一两个盛着猫食的盘子，几只脏兮兮的肥猫，大快朵颐。虽然某扇窗户里，时或会伸出一支拖把，但我看见，那人四面张望，显然并不敢理直气壮、肆意挥抖……所以，这并非是空谈理想，而是立足于一部分现实，努力去扩大它，去缩小另外的一部分现实。说到究竟，我们生活的所有可能和希望，如同它们的对立面一样，都在现实之中，就看我们如何加入，将我们的分量，添在哪一边了。

小区并不只是小区，它门外就是大马路，小区里面的几乎

每一样现象，都通向整个城市的状况。有时候，你可能不得不退回来：外面灰沙太大，还是先把小区扫干净吧！但你其实很清楚，小区里的脏乱差，大半都来自大马路。因此，事情从身边做起，眼睛却要看到远处，当在住宅小区里反抗地产商第一信条的时候，最后的目标，是清楚地指向整个城市，指向那信条的各种扩大版，是要打破它们对城市规划和市民生活的强横的支配。痛心于家门口草地的残破，愤怒于南京路上某家书店的被逼关门，一看见邻家老太打扫楼梯，就赶紧提着水桶出门相助，在街头目睹有人仗势欺人，就毫不犹豫地出言批评——当这种种感受汇成一路、互相激发的时候，当这融汇和激发令无数市民拍案而起、赤诚相对的时候，这城市的“Better”——借用世博会的英文主题词——也就不远了。

Guinness：资本剥夺了什么？

“一座适合人居的住宅小区，应该是空气清新、噪声远隔，有一种安闲清净的气息；应该有宽敞的空地，孩子们在其中自在地玩耍……”这大概是大多数人对理想住宅的想象。在城市里，这种想象是否可能？以上海为例，比如碧云国际社区，算得上是比较接近这种想象的——然而，也是房价最贵的小区之一。很残酷，理想是用金钱铺垫的。房地产商拿钱买了地，在有限的土地上楼造得越多越能赚钱，这是资本